

过河码头

易小平



盛夏的一天，我陪同发小阿湘游玩了萱洲古镇和花果山，回到衡山县城已是夕阳西下。

阿湘阔别衡山二十五年，一路上对乡村美景很是讶异，赞不绝口。于是我顺势说出了在心里埋藏多年的愿景：一起到湘江河边看过河码头。他略为一惊，继而应允。

衡山衡东，咫尺为邻，湘江为界，隔河相望。很长一段时间，过河码头成了人们出行的中转场，商贾云集之地。光阴似箭，时过境迁。现如今，过河码头俨然成为一个时尚的江景广场。宽阔的地面铺就清一色的上等麻石，花草争艳的绿化带与汨汨流淌的江水相映成趣。一些船只或在江上悠悠而过，或在广场旁边打盹憩息，不时发出清脆的汽笛声，宛若一幅美妙的风景画。

面对如此靓丽的广场，阿湘一脸茫然。于是我带他来到广场一角，我知道这里几只停泊的轮船后面有一条被遮挡的水泥墩船。船体不大，破旧不堪，几块似曾相识的木跳板搭在上面，与高悬在船顶上褪了色的“衡山轮渡”四个大字惺惺相惜。在我看来，这条墩船是过河码头留下来的唯一印记了。

阿湘很快就看到了墩船。蓦地，他略为沧桑的脸上堆满了笑容，双眸闪闪发光。

我和阿湘小时候就住在过河码头附近。每天晨曦微露，“呜呜呜”的汽笛声此起彼伏，我们从睡梦中惊醒，然后滚起身去学校，读书从未迟到过。过河码头成了我们晨起的闹钟。放学回家时，我俩总要结伴去码头看热闹。不像现在，孩子们可以拿着手机宅在家里，几天不出门。那时码头过往乘客多，他们踏着第一块木跳板，晃悠悠地到

一个小墩船上购票，再踏着第二块木跳板晃悠悠地到大墩船上等船。轮船刚一靠拢，人们就争相跃上。一些顽皮的孩子经常心血来潮搞一些恶作剧。他们佯装成乘客在木跳板上走来走去，趁乘客不备就用力蹦得木跳板剧烈摇晃，胆小的乘客吓得抱住两旁的钢索不敢乱动，喊爹叫娘，惹得众人笑弯了腰。中学时代，每到夏天就结伴在过河码头附近玩“量尺”的游戏。所谓“量尺”就是现在的自由泳。看谁先“量”到墩船上，前三名的胜利品是一根五分钱的白糖冰棒。很多女生也前来助威，于是参战者浑身是劲，奋力拼搏。那时，我和阿湘个头略高，冠军军总是由我俩包揽。女生们的掌声让我俩得意好久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过河码头十分兴盛，外出经商者比比皆是，去南岳祈福的更是络绎不绝。各种车辆齐聚码头，车主争先恐后地叫喊：“南岳！南岳！去南岳的坐车啰！”码头通向墩船的石板路两旁也冒出了许多摊位，“卖葵瓜子哟！”“新鲜的茶叶蛋！”叫卖声格外响亮。

那时我已参加工作，是单位的业务骨干，经常出差开会，也就真正体会到了过河的不易。那个年代没有头等舱之说，好不容易排队上了船，舱内也是水泄不通。一到夏天，柴油、狐臭和腥味混在一起直刺鼻孔，让人喘不过气。过河虽难，但人间烟火尽在眼帘，其乐融融。

有件事最让人难以忘怀。随着码头人满为患，码头和轮船上不知咋的冒出了许多“扒”。面对这个隐患，乘客们自觉配合公安联防联控，演绎了许多与“扒手”斗智斗勇的故事。阿湘对此最为刻骨铭心。那是

九十年代第二个春天里，我和阿湘正在码头买东西。阿湘眼尖，发现了两个可疑人正相互掩饰，一个贼溜溜的察看四周，另一个悄悄地跟踪一位姑娘，随后把手伸向她的手提包。阿湘似离弦的箭冲了上去，一把抓住了那双黑手。我也毫不胆怯，和阿湘一道赤手空拳与负隅顽抗的两个“扒手”搏击，最后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将他们制服。

阿湘也因此赢得了那位姑娘的芳心，如胶似漆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后来，姑娘的父母认为家在衡东，交通不便，坚决反对他们交下去，俩人被迫分手。阿湘沮丧的心情无以复加，真正佐证了一句经典名言：有码头就有江湖，江湖充满爱和恨。

屋漏偏遭连夜雨。不久，阿湘又因单位改制成了下岗职工。双重打击让他对这个城市心灰意冷，之后悄无声息地去了广州。阿湘从小就很灵范，在广州做起了贸易混得风声水起，不到三年就把父母接去广州重新安家。

岁月匆匆如过眼云烟。后来，衡山终于有了心仪的大桥，县城有了美丽的沿江大道；再后来，高铁神奇地开到了家门口。可当初走得那么毅然决然的阿湘，在二十多年里终究未踏上故土半步。这次是衡山县一本宣传乡村振兴和扶贫的刊物《山农通讯》成就了他的回乡之旅。因为我是特邀编辑，常把电子版发在朋友圈，里面精彩纷呈的乡村美景拨动了他尘封已久的思乡之弦。

美丽的夕阳把江面照耀得金光闪闪。时髦的大妈们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广场上，伴随欢快的音乐尽情律动。此时此刻，祥和的氛围让阿湘有些激动，双眼显然湿润了。我豁然开朗，过河码头其实一直存在，只是换成了另外一种绽放光芒的模式罢了。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活出自己的境界

颜惊鸿

我想我天生就是多愁善感的，孤独的，这一性格的弱点，却成就了我文学之路。有时候，我也为自己性格的弱点而烦恼过，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，根本就不允许自己有这样性格上缺失。因此好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写文章，我不想让愁绪和忧郁将我的内心占据。其实我内心并不是很快乐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。有时为了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很开朗、自信的人，不停地跟朋友开玩笑，豪饮、狂欢，举止轻浮而粗俗，这并不是真正的我。真正的我内心是很高傲的，容不得别人半点的亵渎。

有一个朋友问我，你最喜欢《红楼梦》中哪一个人物？我说我喜欢林黛玉，我喜欢她的才情，她的清高，和她那种独立寒秋的傲气。朋友惊奇地说，小雅，你背后一定要有一把很大的保护伞，你才能活得好。因为林黛玉是一个只知道吟诗作赋，不想事的人。我不需要什么保护伞，也不需要寻求什么保护，因为我有我的生存法则，慎言慎行，不在背后搬弄是非。但现实的生活总是那么残酷，我总是用文字来化解情感上的葛藤。即使这样，有时候固执的我，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。

夜已深了，我还不想睡，一个人走在湿漉漉的大街上。很少在这样的夜晚，独自在街头漫步，雨水滴落在两旁的路灯上，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蒸气，在灯光的照射下散发出薄雾般的清辉。积水的路面，偶尔有汽车开过，激起一串串水花之后，汽车像一条欢快的鱼游走了，只留下一抹红色的光晕，在青灰色的夜里渐行渐远。水珠溅在身上，我竟然毫不在意，还对着司机微笑了一下。虽已是到了春天的季节，夜还是有些凉。回想起白天的人和事，恬静的心有些发紧，为工作、为婚姻、为事业而快乐少、烦恼多，而失落、而痛苦。人如果可以不孤单、不寂寞、不痛苦，那是因为她已经没有了。人之所以会痛苦，那是因为她还有一颗心在跳动。只要一颗心还活着，那她还算是个灵魂饱满的人。人的心是最苦最累的，我认为林黛玉的心比别人的心要多一窍。正因为多一窍，她那才活得最辛苦，情感比别人更丰富，眼泪比别人更多。

观其人生，快乐像鲜花，而鲜花总是容易枯萎凋谢，而烦恼却像杂草一样在你体内疯长，凭你怎么刈而刈不完。比如幸福，没法定义，只是人的一种感觉。你认为不幸的人未必真的不幸，你所认为幸福的人未必真的幸福。还是像余华在《活着》说的那样，活着就有活着的理由！无论活得怎样，今夜我的内心能做到清宁安然、平静如水，就是一种境界。

太平街西巷

刘松林

正宗的长沙人无人不识太平街。太平街坐落于老城区南埠，街区为南北走向，以太平街为主线，自战国时期长沙有城池始，其核心地带一直未变。如此成就了长沙，为华夏一座二千多年以来城市中心从未移动过的城市，历经沧桑，亘古不变。

太平街分上下两段，北望西长(街)为下，南接福胜(街)是上。街区呈鱼骨状，以太平街为主骨，东辟西牌楼、太傅里、朝阳巷；西启马家巷、孚嘉巷、金线街。小巷错落有致，间距匀净，其历史格局数百年不曾更改。谢谢上苍，让我沐浴南和风，处太平街市井文化熏陶中长大。

我家世住太平街首席西巷，小巷最高的建筑是幢三层的木楼，矗立在巷子的南隅，是大伙的居所。鄰家置顶层，绝对至高点。临窗能望见巷子里每片角落，架起自制

水枪能扫射过往路客。我不依仗地形从事射击运动，那是因为本人缺乏装备生性怯懦。对门军宝文韬武略，提枪登楼躲闪窗后，屏息凝神射目标，弹无虚发。被击者以为天老爷聚然降雨，仓促逃窜。狙击手哑然失笑，打酱油的跟着打哈哈。

街巷鲜有草木，很少感觉春天的存在，自然对秋日也没什么印象。小巷夏天活跃、明亮，冬日安静、吉祥。

盛夏，河里发大水，湘水从下水道溜到岸上，漫进我家大门口，小巷宛若小港。木划子悄悄趟了过来，小巷民蜂拥而上，板划子立马搁浅。隆冬，大雪霸满了小巷，麻色的路一片白板，平日突兀的街台隐显两条静谧的平行线，仿若雪域里铺就宽轨的铁路。

最爱还是夏天，站在巷子中间，我无限热爱东升的曙光，太阳始终耀在头上；我无比崇

拜西挂的斜阳，热风劲吹，人声喧响。朝起，青石板路，挈水井台，娉娉斜提半桶浊水，挥舞长柄刷把，上下来去，左转右旋。举手间，混元金斗澄明发亮。晌午，匆匆饭后，伢妹子避开家长，三五结群、二四邀伴去湘江河里打练滚。黄昏，哥哥扯桶井水，小弟背来竹板。清新沁凉之水，平息街阶浮躁。竹床一字铺开，咸鱼条子摆上。晚风吹来，新声此起彼伏，吃语接地连天。

夜深时，小吃摊贩横担路过，铃铛声早已走远，嘴角还流挂念。隔壁大李老李撑一豆油灯，骑一条长凳，低声吆喝，划拳猜掌，嗑半碟麻壳花生，酌二两深巷老酒，举稀疏蒲扇，轻摇晃——

风摇福来。